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抛降郊祀詔　放免借賑貸米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九

孝宗皇帝九

乾道六年六月辛亥詔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郎官吏迭補外指揮施行　壬子內抛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盡吉蠲之饗蓋爲羣黎百姓匪專服御之華　丙辰權盱眙龔鋈奏本軍去秋旱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令二麥收成見准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户情願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勘會龔鋈所陳止緣總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樁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

引見躰决罪人

臣留正等曰荒政之修至於免放租稅賑貸穀粟仁矣然自唐以來放免者或督之如故賑貸者或責之必償一時貧民莫被實惠今 壽皇寛江東之丁稅則州縣依舊科取之錢重行禁戒念盱眙之贍給則總司拘還之米特與除放其仁如天臣於 壽皇見之

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府躰决罪人

臣留正等曰恭聞 眞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嘗勅三司引逋負官物人于崇政殿 上親臨問釋二千六百餘人除二百六十餘萬緡越明年又閱逋負名籍釋繫囚一千一百六十蠲物八萬三千信

張栻言先定規模

史書之天下誦之以謂堯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於此令　壽皇聖帝哀矜庶獄蒐講舊典屢當暑引見繫囚尋降赦書悉從末減仁哉　壽皇聖帝之心　眞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進對奏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併及徐伸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奸不私於近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　上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　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

臣留正等曰儒者論治大率開導人主先定規摹世或以為常談不知規摹一語深切治道孔子欲為政於衛則曰必正其名孟子欲當路於齊則曰反手而正此固孔孟規摹也儒者宗主孔孟一旦抗身於天子左右從容講摩苟其當時規摹未定悠悠玩歲詎得已於言哉張栻自遠外來甫一進對首及於先定規摹而　壽皇聖帝則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一言悟意非理到者歟

辛未臣僚言切見勅令所書成欲進愚謂此書蓋君子所盡心者金科玉條不容有改況其利害禍福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加參訂所貴永有成法天下

諭守臣鹽事

嚴整乃治軍之要

幸甚詔委兩省侍從審覆訖取旨進呈

臣留正等曰周公作立政其及庶獄者凡四而終必曰勿誤至呂刑之作歷陳五刑之用而審克一語亦四及之正惟刑之不可不加敬也　壽皇聖帝責兩省侍從詳覆刑書其得成周敬刑之意與

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辭進對　上諭鹽事曰相度以聞官吏貪虐庸懦不任職奏來　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　上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廓奏臣所陳皆今日軍政之弊

張栻諫請陵寢

臣留正等曰郡國之置軍久矣建一府必曰軍府列一州必曰軍州亦不能去兵也今府若州隸尺籍者不少要皆緩急非所恃正惟典司戎政之臣訓齊閱習不知嚴整姑求具文而塞責也鄜以治軍務在嚴整告 壽皇聖帝而天語俞之鄜其能嚴整者哉

時宰臣謂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郎張栻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

賜岳飛廟額

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栻見上上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之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

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

廟爲額從州人之請也

臣留正等曰忠義者人臣之所當然然非遭逢明聖之君則無以自顯於天下忠臣義士有詘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身雖殁而身益彰者皆自夫明聖之君有以發揚之也雖然忠義者士氣之所繫士氣之消長國之興衰從之有天下者將以維持龜鼎以傳于千萬世不於此注意可乎　壽皇旌岳飛之忠即武昌所建之祠而錫之忠烈之號不但慰飛於九泉而已使天下之事君者皆翕然而知勸士氣其有不振者乎

甲午臣僚奏切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

崇尚
簡易

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若之宜及中外正無事
時丞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
自朝廷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
丞爲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閑暇而以爲回萬務有餘
裕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古今天下之治尚虛名者實效必廢
崇實效者必無事乎虛名其理然也近世文移煩
多自常情觀之若未足深病而壽皇因議臣之
請俾之革去蓋欲天下之事皆趍乎簡易而不事
乎煩苛也其旨不亦遠乎

丙午權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

乞通融南庫財賦

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為割戶部經常之費為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趲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令陸之望同措置　八月己酉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　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

糴常平備賑糴

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糴　上曰即為施行

臣留正等曰　祖宗設常平之法最為嚴密雖奉勑支移許以執奏以吏考之每遇水旱凡所謂荒政者無一不舉而其積蓄最多其恵澤最廣者常平也今觀　壽皇聖訓屬意常平以恵窮困者如此豈非我　朝之家法歟

講明軍政

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禩進對論恢復大計　上曰盛衰理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　上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乞修葺添

命勸誘廣南耕田

造月具數目申奏　上曰甚好已令修葺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言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當無事之時士大夫指兵爲不祥之器不復見於議論間其雍容氣象非不甚美而卒然緩急則無以禦之故無事而忘戰者君子之所甚畏也乾道之間天下亦可謂無事而　壽皇以自治爲上策雖守臣進對之際而天語諄諄講求軍政未嘗少釋所謂有備無患者歟

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　上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　上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卿宜有

戒郡守擾百姓

乞留意遠地監司郡守

以拊邺之　丙寅新知真州常禮進對奏寛民力事

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　臣僚言比年監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稱陛下揀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臺之省以至撾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見省則愬之州州不見省則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監司郡守比近地爲加審委臺諫訪問糾劾比近地爲加嚴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於天下何嘗有所間哉然而近者利病易見遠者情

升南仲配享　命武臣觀禮　修寧國府圩田

僞難察此論者所以尤汲汲於遠也觀乾道臣僚之奏而宸旨俞而行之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意亦何以加此哉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進對論周之名將南仲爲武成王同時之將乞改配食武成王上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爲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又奏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令差武舉從祀已定乞令三衙管軍及環衛官輪陪位觀禮　上曰亦使之知　知寧國府姜詵劄子令來合於十月内措置修圩濟養圩户飢民除已委官前去相視料度工役續具申聞外令採訪得令來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内

遵守
成法

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行門決除發去處見行相度
亦當具申朝廷詔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去處令守
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去處申尚書省　甲戌
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　祖宗成法　工曰言
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臣留正等曰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而孟
子亦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自古創業
開基之主其更歷多其思慮遠夫是以立經陳紀
皆足以貽子孫及至中世以後貪功生事之臣輕
紊舊章遂至於潰亂而不可救推原前代禍敗之
興鮮不由此　壽皇灼見古今治忽之本故聖語

有云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大哉言乎
誠萬代之龜鑑也
是月復勑令所　九月壬寅新權發遣衢州施元
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取其長者必護其短其大
節苟可稱則其細故雖畧焉可也漢高宗不以小
行而廢陳平唐太宗不以怨仇而廢魏證卒之謀
謨諫諍皆爲名臣其理蓋昭昭也觀守臣論用人
責小過之失而　壽皇灼知爲今日之弊聖謨洋
洋如天覆物人才之在天下孰非可用者乎
是月詔役法爲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

將帥先民事

池州都統吳總朝辭　上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
中擇卿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冬十月戊申權發
遣興元府王之奇奏伏覩歸正官承信郎劉湛右廸
功郎劉師顏父子等保護陵寢忠義事節湛子師荀
師顏與其親黨幾五十人深念　祖宗德澤不顧西
北殘暴謂聖朝陵寢不可犯謂絕域異類非我君共
甘一死以支敵人之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亡衆人
聞此爲之骨驚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
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
郎陞擢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仍宣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觀劉湛父子之事未爲有卓然可紀

士夫當風　水當備
大不言俗　旱旱

之功然其忠節有不可掩者聖恩褒擢如此所謂
賞一而勸百者乎
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黄鈞進對奏論士大夫風俗
不振　上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
大夫風俗之本也又論水旱　上曰當旱爲之備
臣留正等曰命在天而造命者在君相風俗在天
下而正風俗者在士大夫水旱在天而備水旱者
在人三者皆當自本源求之本源既立何事不濟
聖有謨訓啓佑後人雖堯舜復生不易斯言矣
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昔曹彬下江南　太
祖皇帝靳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爲將者未嘗有勘難

旌節義

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爲駕馭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　上曰此實人主礪世之術也

臣留正等曰古之爲將帥者平居與士卒同甘苦而緩急之際不顧其身以徇國家之急然後功業可建如使當閑暇無事之日躭於富貴豢於爵祿志得意滿一朝從事於金革安能爲國家之用乎議臣援曹彬故事以動宸極之聽而　壽皇以謂人主礪世之術謨訓昭明誠後世所當監也

丁巳權知襄陽府司馬倬奏父故試兵部侍郎朴乞賜謚得旨特與贈謚太常寺欲擬謚曰忠肅危身

親閱
法令

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詔司馬朴賜謚忠潔

臣留正等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以爲清司馬朴以名臣之裔當患難之際義不受汙以死令以忠潔名之華衮之褒不爲虛美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當知興起也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勑令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勑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廼以奏御而丙夜之觀尤爲詳悉其間有

造會計録

嚴銅錢過北禁

郊祀晴雨不常

煩擾乃止至是卒置之　造會計録從都大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　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令後使人往來應副舟船並責令篙梢結罪如敢般載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一貫以上及憑恃貴勢抑勒裝載並依軍法施行若篙梢隱匿與犯人一等斷罪仍許人陳首若錢數多取旨陞擢漕臣不行覺察重行黜責　壬午郊　乙酉大禮慶成臣僚劄子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聖帝致齋酌獻景靈宮天宇澄霽祥煙瑞霧環繞殿楹回鑾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陰雲頓開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涷雨還作將祭之夜駕幸

大次更衣數星爍然現於雲表及登壇樂作四郊雲
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終禮成不雨行禮之
次差官巡仗至城門雨大霔獨泰壇無有此皆
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荅乞宣付史館以彰聖德
詔宣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天人相應捷如影響故昔人謂人事
盡處便是天理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理也　壽
皇以濬哲文明之德寅畏天命平時自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無一不契於天心是以蒼穹純祐遇
事而見嗚呼休哉
張栻劄子畧曰陛下之心即天心也陛下之心欲

則王誰與爲不善如使一齊不勝衆楚則求其爲
齊而不可得理固然也方　壽皇在位之時近臣
宣召進對從容論議殆無虛日而乾道之朝許克
昌奏對所言雖不止一端然首論兩省侍從當令
更宿禁中賜以燕閑以盡天下之事聖意俞而行
之信乎治體之所當先也

庚寅臣僚劄子伏覩已降指揮加上　光堯壽聖
太上皇帝　壽聖太上皇后尊號謹按大唐詔令凡
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陳請謂宜參用
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臣觀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其於事

行僞冒賞訓

親蓋無足稱特其典禮僅有存者耳　壽皇以舜
承堯而有司議禮近取唐制乃從之不獨聖孝益
隆亦見謙尊而光矣

十二月丙辰監左藏西庫周權進對奏增減僞會
罪賞　上曰期於必行又奏行賞罰　上曰當先賞
而後罰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賞罰猶天之陰陽也陽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其先後重輕固自有次第人主當取法焉
者也三代聖王共守此道其忠厚惻怛之意孚于
四海是以民心固而邦本濬今觀　壽皇先賞後

恢復當圖萬全

胡銓搜訪詩人

罰之訓與天同功其神聖之格言歟

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　上曰卿言極是極是當如此

、臣留正等曰國家自靖康之變神州失馭今六七十年矣忠臣義士痛心疾首是宜朝夕兢業內修政事不忘復讎之舉也然而貪功喜事之臣固不可不察而輕舉妄動則安危係焉尤不可不戒也壽皇聞臣僚之奏而玉音確以為然蓋平素思之詳而策之熟矣

己未工部侍郎胡銓奏於隆興之初仰蒙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　上曰可具姓名來

縣令以辦錢爲急

臣留正等曰詩在後世爲文章之一技於治理未必有損益然推其源流出於雅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固聖人所不廢也　壽皇因從臣之奏而詩人名氏亦俾上聞所謂占小善者必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也

庚申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當今縣邑之政出於苟且爲令者惟知以官錢爲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問　上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

臣留正等曰縣令之職於民最近故撫字者其職之本也催科者其職之末也近世以來郡守急於

竄史正志罷發運

財賦之辨集而爲縣令者往往以聚斂爲能以尅剝爲功無復設官以字民之本意故劉章以爲言壽皇灼然知其不可如使天下縣令皆能仰體聖意斯民尚何憂哉

癸酉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授楚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其發運司可立近限結局

臣留正等曰古之聖人雖以理財爲急尤以聚財爲戒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以理財爲急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聚財爲戒也二說相距不啻天淵之遠而於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寸君子

復東所大白
淮總　閲石

所甚畏也　壽皇初從議者之說建立發運司蓋欲其知取予斂散之方而有司奉行違失本指是以發自英斷亟從罷罷聖矣哉

復置淮東總領所　大閲于白石

加太上帝后尊號

用兵未及漢唐

不增宮中臺殿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

孝宗皇帝十

乾道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癸未　上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　太上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敵讎未復日不皇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　太上到宮徘徊周覽為之興歎頗訝其不雅飾也　上又指殿東樓曰去北橋無數步遇花時亦不曾往或令人拗數枝來觀

以書字為娛

耳輔臣奏 陛下不以萬乘為樂而以中原為憂早
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
臣留正等曰自中原扭於習尚遺黎故老不得見
漢官威儀忠臣義士扼腕切齒為日久矣 壽皇
以孝事親以儉率下而聖衷惓惓未嘗一日忘中
原也雖周宣王之脩車馬備器械越王勾踐之生
聚教訓豈能及哉人心所同天理必復特猶有所
待耳
上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書字為娛爾虞允文
等奏曰臣等見石埭上皆 陛下草聖筆力天縱有
飛動之狀 上曰戲書不足觀朕近寫得一軸因顧

內侍取示允文等迺郭熙秋山平遠詩因以賜允文又曰　太上真草皆極古今之妙來日與卿等覔來允文等頓首謝

臣留正等曰游於藝者雖聖人之事而所謂藝者不足以形容聖人之美也　壽皇以甚盛之德同符堯舜非以書高天下惟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一切屏去嗜好而從容閑暇游神翰墨之間以書字爲娛此所以爲後世法歟

己亥　上曰元日上冊寶天色開霽雨宮欣豫人情和悅薄晚方雨天意昭昭如此　上又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

編書敬圖
尚爲天

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圖允
文奏古人作無逸圖猶誇大其事　陛下盡圖書中
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
己必有明效大驗　上曰卿言誠然
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皆出於天命非
人力所能致焉故堯舜之揖遜則曰薦於天湯武
之征伐則曰順乎天人主誠能兢兢業業以盡嚴
恭寅畏之實則社稷以之靈長運祚以之昌熾水
旱不作菑害不生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矣
壽皇以尚書所載編爲敬天兩圖朝夕觀覽以自
儆省深得周公無逸之義較之唐元宗作爲無逸

旌賞
趙溼
招兵

重郎
曹之
選

圖過之遠矣

是日進呈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溼招到軍兵一千人並不支費官中例物 上曰趙溼當與旌賞虞允文奏且與一遥郡 上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闕罰亦不輕可與遥郡團練使 庚子進呈郎曹多闕貞上曰昨召數人皆未到可且令寺監丞兼權數日前有人說近來自郡守爲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却似太驟此言甚有理虞允文奏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爲郡自郡便爲郎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 上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奏元立資格所以重郎選及無復歷

者一旦得之郎選却輕矣　上曰然令後除授正不
可令超躐在外更有甚人才卿等可選五六人召來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惟其適平而已
如使或左仰而右俯或右抑而左揚烏取其爲平
哉自　隆興以來郎選加重外欲其嘗歷郡守内
欲其嘗歷職事官多其踐履而限其超躐蓋欲内
外無重輕之弊也聖有謨訓當世守之
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　上曰　祖宗時
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奏祕閣中有
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　上曰
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　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

不妄
賜予

家奏非泛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靳一弊袴也不
以予無功之人　上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
奏豈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體矣　上曰然因
顧虞允文曰昨遣内侍往汗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
而止正爲此也允文奏郭子儀所得　上賜甘蔗幾
條柑子幾顆人主以此示恩意耳今諸將受　陛下
厚恩未有以報　上曰郭子儀有大功於唐今諸將
孰有子儀功賜予誠是不可輕也
臣留正等曰賞賚者人主所以昭示恩禮以風厲
羣臣者也人之常情人主以爲重則天下亦重之
人主以爲輕則天下亦輕之是故爲人主者將以

復鑄錢司　宣步司兵入內射　命守臣勸農桑

賞賚加於人必先自重之而不敢輕也　祖宗以禮法先天下賞賚有節而人以爲恩太平之治所由以致今觀　壽皇與大臣反覆論議聖心灼然知用度之不可不惜賜予之不可不節誠得御臣之道矣

是月復置鑄錢司　二月丙午朔宣步軍司將弓箭手於初四日入內射鐵簾弓箭手舊管合格一千七百四十九人新招未合格四百四人　戊申新知泰州李東朝辭進對　上曰卿到任須多買耕牛勸課農桑

臣留正等曰農桑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受

論熙豐變家法

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昔人垂訓昭然明甚漢之文景務在養民當時詔旨之盼爲農桑而下者不一而足遂使海內盛富興於禮義其效驗蓋非淺淺者近世爲吏者罕知此理 壽皇戒之其將以警俗吏使知朝廷養民之意歟

丙辰左司負外郎兼侍講張栻奏 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爲本因及 熙豐 元符用事大臣 上曰 祖宗法度乃是家法 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

臣留正等曰國家自 熙豐 元祐以來君子小人之黨互相排擊甲是乙非邪正卒於貿亂其爲患烈矣今觀張栻論 本朝治體而 壽皇以改

命近臣射飲

變家法爲非詞簡旨明萬世有不能易使　熈豐
元祐用事大臣猶在亦何所容其喙哉
丁巳　上宣諭曰　祖宗時數召近臣爲賞花釣
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一兩盃虞允文等
奏　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容獻納亦臣等
幸也　上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
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思與卿等從容耳
臣留正等曰古者聖賢之君必選天下之賢材而
置之左右朝夕之間相與親密不徒以薰陶氣質
涵養德性抑以講論治理訪求民瘼也朝謁之外
賢者不得親則天下之情有所扞格而不通而近

下闕

水旱預先措置

且堇堇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至上勤聖慮　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吏有修圩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已已　上又曰今春雨暘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　上曰此豈州縣勸糶之效歟克家奏水旱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爲惠博　上曰今歲却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

臣留正等曰　壽皇以仁德覆天下春涵海育溥及無外聖心焦勞常在赤子雨晴稍愆則憂見於色水旱之菑則必先事而備雖堯湯之用心未有以過之也斯所以培植邦本而祈天永命者歟

立皇太子

選太子僚屬

是月立皇第三子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是　上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又曰舊來宮屬幾人虞允文等奏詹事二人庶子諭德兼講讀者二人　上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奏恭邸講讀官有李彥穎劉焞二人　上曰焞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兩人皆好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　上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舊爲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奏賓僚無他事惟

以文學議論為職不嫌於堅執也　上曰十朋良翰誠為忠蹇可並除詹事　上又曰劉焞兼侍讀李彥穎却兼侍講何也允文等奏李彥穎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　上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焞為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　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自五年冬因除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有是除或忌銓敢言指細故雜他朝士併言之兾不得獨留銓以年逾七十力求致仕除待制與外祠未數日復留侍講筵未幾以舉官失當貶秩二等銓力求去除直學

皇子愷判寧國

張栻講詩葛覃

張栻諫張說除僉樞

士奉祠　淳熙六年致仕明年卒　以皇子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　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　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　時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

辨馮
堪言
海道
利害

左藏
急闕

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主說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前命說後竟謫死云　三月乙亥朔　上出馮堪海道畫一以示宰臣虞允文曰馮堪所陳不可行者一可行者二其言淮中一帶置鋪舉烽火此不須行明州神前山差人船卓望黃魚垛分官兵往來巡綽此兩事可令馮堪與趙伯圭同共措置　辛巳　上曰戶部所借南庫四百萬緡屢以諭曾懷不知有甚指準撥還虞允文奏不過指準折帛爾梁克家奏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大段急闕不可枝

內教鐵簾弩手

留胡銓侍經筵

梧　上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奏有兩事衆論未以爲然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　上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行更令別議以聞　丁酉宣諭步軍司未經內教弩手於二十五日絕早赴水門祇候宣押內教射鐵簾弩手一千六百七人　戊戌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今縱有小小過失不宜令遽去朝廷　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　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

臣留正等曰自昔賢人君子難進而易退惟聖明

治邊臣生事罪

復將作監

之主則欲留以自近而不忍輕使之去所以崇節義厲風俗也　壽皇惓惓於胡銓而留之經筵蓋取其登歲一節有大過人者聖心好賢如此多士安得不勸乎

庚子進呈胡沂具到彭德等盜馬因依虞允文奏曾昭誘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人情甚不安至有逃入山中不敢出者　上曰昭欲自掩其過乃乖謬至此須重作行遣可追三官放罷梁克家奏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傜人引惹王再彤等聚衆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罷行遣太輕　上曰可更降兩官　是月復

軍中拍試激賞

以是非爲從違

將作監　申嚴閉糴禁　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事藝最高強人各特與補轉兩資虞允文奏外尚有增加斗力四千餘人須將本司兵馬畧與推恩　上曰軍中既有激賞人人肯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厲　庚戌宰執進呈訖　上因及近日移戍點軍虞允文奏或以爲擾　上曰近有兩三人亦如此說昨日講筵又有及前日差除者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是者當於理之謂也　上曰然　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以爲　祖宗時每事必

殿司弓箭手入內射

問道理夫焉得不治

臣留正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無容心也是以生育肅殺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間夫聖人之心亦如是而已舉天下之事是非利害雜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槩以無心處之方寸湛然處處洞徹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當哉臣知　藝祖之心　壽皇之心即天之心也

己未宣押殿前司選鋒策鋒兩軍弓箭手各七百人入內射　庚午進呈有告統兵官掊克不法者　上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奏恩威相須乃濟　上

嚴深峻
非文法

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威允罔功蘇軾乃謂堯舜
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渠克家奏先儒立論
不可指爲一定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
以嚴大抵捄弊之言各因其時爾　上曰昔人以嚴
致乎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
如人家父子兄弟森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朴然
後謂之嚴也
臣留正等曰昔之言治者知用嚴而不知所以用
嚴知嚴之說而未能究其理也　壽皇於統兵官
之掊剋者則以威臨之至論以嚴致乎乃以爲法
度森然不必須用鞭朴此豈崔寔輩所能深窺哉

殿司弩手入內射　詔舉制科　賑楚州饑　劉珙辭起復

辛未宣押選鋒策鋒兩軍弩手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入內射　是月詔令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楚州饑賜米五千石賑之　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宣撫荊襄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兵甲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　陛下

劉珙論恢復

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務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敵臣不知其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廓清宇內在反掌閒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

命皇太子尹京

論軍中階級法

主兵官不能律己

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令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 上納其言爲寢前詔 以皇太子尹臨安府尋以晁公武爲少尹李彦穎劉焞兼判官陸之望馬希言爲推官 五月戊寅宰執奏王朴荊鄂點軍事梁克家奏近諸將御下太寛令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 太祖皇帝設爲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 上曰二百年軍中不變亂蓋出於此虞允文奏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己爲先 上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爲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己故耳 壬辰 上曰近日雨暘尤

望百
姓富
實

治盜
治民
不同

好麥已登場稻田亦下種矣虞允文奏農人得雨種稻得晴刈麥兩不闕事　上曰朕心惟望百姓富實國計又其次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以富民爲先民富而國自富後世專務富國故民貧民貧則國雖富而不得保也壽皇專意涵養惟望百姓富實而國計則次之其先後次第豈不較然著明哉

辛丑　上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借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

臣留正等曰臣嘗觀漢班固叙循吏傳以謂王成黄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論趙廣漢韓延壽非不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其褒貶之意昭然明甚不可誣也爲國家者以民爲本故王成黄霸之徒得在循良之列如使專於用嚴而長於治盜則廣漢延壽足矣然智者終不肯以彼而易此也聖訓謂治民不可用治盜之術其於考覈吏能者可謂明也已矣

六月壬子右正言許克昌奏曰者命臺諫兩省以上以四條薦士宜皆盡心公選訪聞劉之柄頃爲京局以侵盜官錢擒付棘寺盡償所盜鐫官放罷李發

頃爲靖州迫於七十輒自申部擅減十年意欲撓冐
關陞磨勘吏部以其無廉恥欺罔劾奏之降兩官勒
令致仕二人皆汙薦墨聞者竊笑又聞二人皆胡銓
所薦而之柄與之衡又劉章子也章身爲從官奉詔
薦士而乃徇私罔上烏得無罪望下三省公議舉者
之罪詔依胡銓可降授左通直郎劉章可降授左通
奉大夫　乙卯進呈張權劄子淮西麥熟米價平秋
成可望　上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
等講求其未至者以荅天休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
合天心　上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儆戒朕有過卿
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

君交荅貺
臣修天

以答天貺

臣留正等曰君臣之間以誠相與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亦無隱於其君君不疑於其臣則從善於流改過不吝而衆美具矣臣無隱於其君則嘉謀嘉猷入告于后天下之事亦何往而不濟哉君臣之間相與如此則不求於天而天休自至理之必然也　壽皇聖德無闕而君臣更相儆戒之念不忘于中此其所以克享天心也歟

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　上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

選人
爲卿
監官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乙丑宗正寺丞戴幾先輪
對因論人材當以覈實爲先　上曰堯舜用人敷納
以言明試以功此責實之政
臣留正等曰言顧行行顧言者君子之事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者小人之事也欲謹君子小人之
辨必於此焉察之書所謂敷奏明試者亦如斯而
已此責實之政人主所當留意也
丁卯　上曰侍從或除人卿監必有關負宜擇其
可爲者卿等可選數人將上　秋七月乙未梁克家
奏近時有兩事皆前世不及　太上禪位　陛下建
儲皆出於獨斷　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

慕景庶宗業
文富太功

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耳虞允文奏　陛
下以儉爲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
則在　陛下日夜勉之而已　上曰朕於創業守成
中興三者皆兼之蚤夜孜孜不敢怠遑每日昃時已
無一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則求三兩事反復
思慮惟恐有失
臣留正等曰天下至大萬幾至繁君道至難憂責
至重雖聖明之主必懷兢兢之思而不敢怠也古
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然則
一日之間求斯須自暇自逸而不可得矣　壽皇
慕文景之富庶與太宗之功業而蚤夜孜孜不敢

書將字求將才

賑湖南江西饑

怠遑事事深思惟恐有失憂勤如此足以光前下
而裕後世矣
上曰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
之道卿等更思之虞允文奏人才臨事方見 上曰
極是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臣留正等曰勞於求賢者治之本也怠於求賢者
亂之階也昔之人主或精誠通於夢寐或眷注有
同飢渴其得人不同其用心一也 壽皇於几上
書一將字往來尋繹聖心勤勤如此較之漢文拊
髀而思頗牧勝之遠矣
是月賑湖南江西饑中書舍人范成大言夫賑濟

賑糶其要不過兩言莫不便於聚人莫良便於散給
詔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　上諭輔臣曰
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
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卿等更詳議來尋又蠲旱傷路
流移戶稅　八月乙巳　上語黎州邊事令宰執以
書諭胡元質吳總等如蠻人以市馬要我則且住一
兩年使權常在我彼無能為自然安帖畏服　丙午
殿司左軍劫馬軍司使臣家被獲　上曰不當以治
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奏強盜已不可貸況軍人乎
己未進呈兩浙漕臣羅掎積米　上因宣諭曰洪
範八政以食為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

穀

嚴階罪
犯級

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
臣留正等曰孔子論理財必曰義孟子論足財必曰政事後世如唐劉晏號計臣之最有功者至其分掌租庸亦必以士人爲之是知財穀之事正儒者所當知而世俗或以不言爲是可乎此聖訓所以拳拳於八政之首也
戊辰趙樽乞陞差孟俊閤大亨　上曰孟俊可依閤大亨係使酒犯階級雖閱二年事干軍政此未可也　庚午　上謂宰執曰朕近日宮中覺得無事卿等想甚勤勞又曰卿等凡所謀猷無不曲盡每深嘉歎朕近日無事又時過德壽宮　太上順養愈勝天

盡悅親之道

因江湖旱歉募兵

顏悅好朕退輙喜不自勝虞允文奏神器之重得所付託聖懷無事自應如此堯獨高五帝之壽者以此

上曰誠然

臣留正等曰漢唐以來如漢高帝之於未央唐太宗之於大安肅宗之於興慶其事親之道皆有愧於聖人無足稱者惟我 壽皇日致其孝與舜同符豈惟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亦使萬世知聖神之軌範焉耳

九月壬申朔 上曰江西湖南旱歉恐可募兵兩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奏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奏曰撥截上供亦可 上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

議去文
略煩

衙切恐太遠當與分撥允文奏江西去江池爲近湖
南去鄂渚爲近　上曰可便降指揮仍與分撥行下
戊寅　上曰漢高帝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
廣郊祀亦在隴蜀既平之後共人規恢遠略罔不在
專繁文末節蓋未暇問梁克家奏高帝創業世祖中
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　祖宗二百年來典禮畢備
當以時舉　上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
今以往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
臣留正等曰世俗求耳目之娛而不思可用之實
是以貪畫餅而棄穀粟慕文繡而捐布帛其爲害
有不勝言者爲天下國家亦如是而已然則崇實

許承佃營屯田

荊襄移屯二不便

效屏虛文非真主其孰能之

壬午湖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所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關人耕種之處乞依舊頃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租課令本所拘取

丁亥進呈呂游問得旨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奏將徙荊南之屯否　上曰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奏曰荊南之人歲歲更戍自此可免道塗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　上曰襄陽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允文奏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荊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於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　上曰甚善可諭此意令呂游

問同秦琪措置　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　上曰甚好梁克家奏在京選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作職司必不得改官　上曰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奏舊法京局不以選人爲之故六部長貳不作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却須更改　上曰此事續議施行　冬十月甲辰虞允文奏兩司增加斛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賞不過七千餘貫昨有賜金盌者軍中歡呼無不歆艷　上曰聞其戴盌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是月賑饒州饑　上因

罷紹興宗司

宗司建置本末

覽知州王秬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付諸路收養如錢物不足可具奏來於內藏支降 罷紹興府宗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 本朝宗室皆聚於京師 熙豐間始許居于外 崇寧間始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 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雒二都得全 建炎初將南幸於是大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於揚州及鎮江卒又移於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 紹興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 恩平郡王璩出居會稽遂以爲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有一月丁亥進呈乞改和州西路花裝隊 上曰三衙舊亦結花

改和州花裝隊

戒改法之弊

治詐稱八廂罪

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　甲午虞允文奏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　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於初則免改更於後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其成之也難則其壞之也不易鹵莽於其始必致悔於其終物理之固然也況立法定令以貽億萬世者乎使世之議法者皆知仰遵睿訓加詳於初尚何勞於更法哉

是月策制科眉山布衣李　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十有二月戊午進呈外路收捉八廂指揮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　上曰

詔統兵官舉人

許閤門官輪對

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即行收捉根勘至是進呈　上顧虞允文曰卿昨所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

臣留正等曰夫人主求天下之英賢以爲耳目如所謂邏卒者雖不可無然終非足恃者也一軍士自稱八廂曾何足云而睿旨丁寧如此亦足以垂憲矣

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爲上以善撫士卒爲次以專有膽勇又爲次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　是月令閤

馬司移屯建康　降僧牒下四川總所　趙雄使敵

門官依文臣館職輪對　是月移馬軍司屯于建康府　四川總領所奏昨緣本路措置備邊樁積遂申朝廷乞降空名度牒仍拘收四川事故僧道度牒繳納訖欲乞將已賣過四千五百道作第一料所有去年十二月內已降二千道今更乞貼降二千五百道湊作第二料下本所出賣拘收價錢搬赴宣撫司專充備邊樁積非遇緩急分文不敢支用從之　趙雄使敵附國書復請陵寢及受書之禮及雄入辭敵使其臣宣諭云傳語　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曰　宋朝來祈請　徽宗皇帝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　宋國自當來祈請　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

年使來却妄請鞏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
發還 欽宗皇帝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來報
聞今 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附葬
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敵主庸人耳於 陛下無
能為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倒戈之
舉 上甚悅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

存留
醫學
科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一

孝宗皇帝十一

乾道八年春正月辛未禮部大理寺狀臣僚言乞置太醫局及醫生試補之法得旨更不置局依舊存留醫學科逐舉許令赴試

臣留正等曰周官醫職五此先王仁民愛物之政也或八人或六人少者二人耳凡官皆有府史胥徒之屬於此獨無焉唯醫師總稽其事則僅有二十有四人置之未嘗濫也且其職高者止於上士待之未嘗過也國初設太醫令蓋循漢唐之舊而置局始於慶歷之四年當是時治安之日久

辨真偽邪正　不以言取人

聖人所以仁天下者於是備舉至　熙寧增置丞及提舉官　崇寧置學以倣兩學之盛則其流廣極矣　壽皇聰明冠古　乾道三年始罷局生醫生豈非以時方抑文崇實恐其爲國用蠹耶及是議臣有請姑令存醫學科許赴試而已蓋庶幾周官之意焉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　上曰人材要辨實偽要分邪正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臣留正等曰堯舜觀人之法曰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夫賢否固不專定於言也而必繇言以進　壽
皇銳意于治旁招英俊凡得以言徹上聞者無間
於中外高下聖鑒所照必辨實僞必分邪正上符
堯舜下述孔子公聽並觀而表裏見焉今觀當時
人材並進議論層出雖誕謾憸佞之徒亦或厠迹
其間旋即呈露譴斥隨之豈非因言觀行之效歟
若桀謂人不可以言取而厭絕其言使是非善否
俱無因至前則非　壽皇意也亦非堯舜意也
乙酉太常少卿黃鈞奏切謂國莫重於禮禮莫嚴
於分伏見四孟月　景靈宮朝獻　皇帝與羣臣俱
拜於庭心切疑之退而求之禮經考之儀注有所不

正孟享朝獻位

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王人階也天子登祀升階而行可也 神宗 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宮行禮兼設 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 皇帝拜上從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明分也欲遵元豐之制每遇 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欲依所乞及乞於見今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

討論
太子
入學
儀

丙戌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 皇太子入學之儀
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
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
世子如此虞允文奏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有舉行
者 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臣留正等曰三王教世子之法備矣猶必齒於學
者非徒示謙抑崇觀美也學之為王者事而王道
莫大於人倫蓋君臣父子長幼之際實天性之流
行人事之根柢天地萬物之所繇立聖人以是定
太極經政教學以明之蓋使皆盡其理而循其則
也自其為世子而周旋其間則彌綸範圍之本立

正丞相官名

矣　壽皇聖慮及此萬世所宜取法也

二月乙巳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乎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為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

臣留正等曰官制沿襲其失尚矣唐太宗定授田之制修寓兵之法最為近古至增損官制而宰相之名猶不正況庸主乎　壽皇謂僕臣不可以長

百僚釐而正之自非聰明睿知卓冠前古深明奮庸熙載納誨輔德之要而審於因革之宜安能及此且漢氏丞相之號則可矣自蕭曹以刀筆吏為之而大綱終未立今聖詔有曰丞相者道揆之任也所以待大臣蓋漢唐人主不足以知之後世其亦體 壽皇用相之意哉

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曾懷參知政事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懷之奇仍賜出身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壓可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張說者父故省吏也說以父任為右職妻憲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

莫濟不書張説錄黃

知閤門事　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　乾道初落副字七年春除簽書左司員外郎張栻侍講席因諫止之遂以觀察使陞節度奉祠至是乃復申前命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説荅詔於是二人皆與外祠乃令姚憲權給事中書讀行下趙汝愚時爲著作佐郎不往見説率同列並請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　上不加罪就除知信州

己酉詔隨龍判太史局李繼宗兩該德壽宫應奉轉三官許回授可將與男安國補太史局保章正充歷筭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義成忠郎等尔使其精於歷筭雖特命之可也用其

寢李繼宗回授命

許六察隨事彈奏

父之回授則恐不可開此例爾雖曰三官以易一命若使異時羣臣近習有不知事體不顧廉耻皆乞用此例　陛下何以拒之更加聖慮而寢其命詔從之

丙辰御史臺狀得旨令開具六察所隸覺察彈劾事件并見今監察御史職事以聞本臺契勘覺察彈劾日前並係殿中與長貳通行風聞彈劾即不屬六察其六察管取索所隸百司簿書公案點檢稽違差失行遣不當等事合依應指揮並分隸六察虞允文等奏　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　上曰令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矣

臣留正等曰古者凡爲臣子皆得以言事孟子責

蚳鼃爲士師數月而未言士師刑官也由是言之則朝廷皆可言之臣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蓋雖至微亦得因其職以言也後世臺諫既有定員視古已甚拘況處六察之職者但點檢所隸百司簿書之稽違則得言者毋亦太狹乎　祖宗時監察御史皆許言事此令典也　壽皇舉而復之所以廣聰明來忠直正紀綱糾邪慝者莫要於是　祖宗規模凡天下之事唯以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天子操至公而審是非焉治道宏博遠過漢唐　壽皇兩日之間正丞相之名定六察言事之制大綱並舉在位二十八年朝廷清明海宇綏靖有自來也

不買民田爲教場

三月己巳馬軍司李顯忠乞兌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申民間不願欲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　上曰馬司諸軍皆未有教場否虞允文奏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　上曰建康營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閱允文奏豈非　聖意不欲取民田否　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兵事雖不可緩而農事尤急　壽皇方鋭意武備嚴教閱修器械凡州郡禁卒土軍弓手以至民兵並加訓齊及有司請買民田充教場則抑而不許先後之序審矣詩云有常德以立武事其謂是歟

期於
雪恥

壬午　上泛論人材顧謂虞允文等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蓋爲風俗未醇今雖稍有秖是未多允文奏承平時前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　上曰當時往往亦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奏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　上曰西夏小境當時亦自枝梧不行所以馴致丙午之耻　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敵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如昔日敵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臣留正等曰　靖康之變中國之大恥臣子之深憤也若曰勢有不敵姑從和好以養威俟時可耳

戒兵
官使
酒

倘惟幸於無事則敵人之性包藏不測其可恃乎
諸葛亮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所能逆睹而乃畏其強大忘我　君父之
讎則非立志者矣　壽皇聰明勇智規恢滅敵觀
所以諭大臣者其義正其志果其察利害也審雖
天時未至功烈未建然而聖武昭然雷厲風行固
足以折西北驕傲之氣而堅其恭順之禮矣
庚寅殿前司奏乞令董世英等總轄軍兵於揚州
牧馬　上曰向來聞董世英及張唐臣使酒朕嘗戒
之張唐臣已遵約束悛改朕以二金椀賜之董世英
聞尚未悛豈宜差去可別差人仍令本軍戒諭

點檢諸軍戰船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又以其勇使酒罷之徒采於一毀一譽之言而非實知也布謂恐天下有心窺之帝但慙而已河東重郡也御史大夫要任也布亦知名者也而猶有不察若董世英張唐臣輩在軍中未爲顯顯者　壽皇皆知其使酒及其既遵約束與夫未悛又皆不能自遁聖人之明不亦遠乎且其改也寵以賜予而未悛則戒諭隨之照之如日月警之如雷霆誨之如父師聖意所向六軍驩動孰有不激厲思報者乎

壬辰宰執進呈乞點檢諸軍戰船　上曰舟楫正

修正三公三少法　擢黄定等及第　武舉給黄牒　罷宰臣制國用

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荊南江州可差姜詵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仍令逐軍日下修整　丙申詳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左右丞相爲宰相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少詔從之　是月親試舉人賜黄定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仍賜御書益稷篇　武舉正奏絶倫特奏並依文舉例唱名日給黄牒賜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　上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國用更不入銜

臣留正等曰至矣哉斯言任宰相之專責宰相之重也唐德宗嘗語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

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嗚呼此豈一言之失哉由其心猜克自用必以爲事有所分則人不能欺耳而但認其失於辭則又諱過者也德宗陋矣何足爲聖時道獨歎夫乾元不大其始則坤何以承之

壽皇謂丞相事無不統更不以兼制國用入銜是望其臣以帝王盛時宰相之職業也君德如此寧復有不能展布之處耶且夫不兼制國用云者非漠然不復問也特不當親其期會條目之繁瑣者耳昔者冢宰於歲之杪五

穀既入則量其所入以為所出之數蓋上自天子膳羞服用與凡宗廟祭祀之式皆得以品節此非冢宰疇敢任之推是言之則侍御僕從屬之內庭而稽其秩敘幾其冗倖宰相所當任也將帥兵旅隸之樞府而察其能否去其蠹弊宰相所當與也陳理義攷古今經筵責也而輔養聖德修其不逮則宰相為近論得失糾奸貪臺諫事也而維持公論正於未然則宰相實先若曰彼分其職相不預焉君安於無事相幸於逃責豈所謂事無不統之意哉臣益知

壽皇之言為國家計也蓋甚大

知化州黃克仁朝辭進對

上曰遠方小民政賴

命遠郡守課農桑

郡守撫摩勸課農桑

臣留正等曰守令爲愛養斯民設也今惟催科而已矣又豈問民事耶内地大郡朝廷所推擇也其人賢否易聞也其民疾苦易知也則猶或竭力於愛民之政若夫其地遠其郡小又唯據資格畀之符竹且徇於時論之所急自非性仁明者能復念吾百姓乎　壽皇臨遣化州守臣專責以撫摩勸課農桑　聖語春温雖嶺嶠陽遠皆已在涵育之内彼必知所奉承矣是以薄海内外恩澤溥博所謂不泄邇不忘遠視武王有光焉

甲寅戸侍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税每一斗别

書稷前士
益賜進

納五合即正税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
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令諸路州縣常平
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灾傷去處支給不多訪
聞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考乞下諸路常平官
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仍
開說逐年有無災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并見在之
數實計若干目令在甚處樁管結罪保明文帳申部
稽考施行從之　己未虞允文等蒙宣示賜新進士
御書益稷篇不勝榮幸溙克家奏益稷首載治水播
奏艱食末載君臣更相訓敕之意學者因　宸翰以
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　上曰如所載無若丹朱

儆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奏舜與臯陶賡歌之辭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臯陶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臣之間相稱譽相警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爲之治　上曰然此篇實以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爲治之本至於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之聖人待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今爲書生者多事威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之

臣留正等曰益稷一篇舜禹臯夔相與論治道詳

臣留正等曰人主敝政二曰特旨曰宣諭法令所不可則以特旨行之議論所當執則以宣諭止之彼請爲此者必曰權者人主之有也而拘於章程遷於臣下之言是人主不得有所爲也又豈知賞罰予奪一切稽之成法付之公議正所以齊羣動定民志而尊嚴朝廷苟不正其本隄防一決則是以天命天討之公柄而徇僥倖者之私欲矣夫遷轉有止法所以裁冗濫也復爲之法曰非係特旨不許轉行是復闢一路招之矣　壽皇令詳議除去庶清流品不至泛濫然則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哉

福建鹽行鈔法

是月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請一十萬貫作本陳俊卿時帥閩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溥福建八州惟汀邵劒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

立宗室
試銓法

喜歲
稔可
積蓄

傳祭
賜謚

本意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立宗室
銓試法　六月辛丑　上曰連數日雨止天氣晴明
歲事有望虞允文奏曰麥已食新米價日減　上曰
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更積得二年經常米
便有三年之蓄則此未嘗如此仍須嚴切戒約只置
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　壬寅新
江西運判劉焞朝辭進對論今日州縣窮空無備及
當今利害　上曰江西旱荒之餘極有合理會事故
輟卿往又曰州縣直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
丙午傳自强劉子父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謚得旨賜
謚忠肅　己未新知廣德軍富杞朝辭　上曰廣德

戒廣德守奏水旱

小壘地多水旱鄉到任或有水旱奏來

臣留正等曰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人情之弊自古然爾況萬乘之威九重之邃自非開之使言則災異之實安能盡徹　上聽耶歐陽脩嘗歎　景祐初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言今歲秋常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聚訴於宰相於是遣使出視始知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逸耳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嗟夫　仁宗

堯舜之心也愛民之政孚于天下徒以三司一言壅之吏遂不敢以實聞使人主果悉聞災異則弊將若何　壽皇德意天覆諭廣德守臣以地多水旱且令奏來夫水旱之多常情所諱也而預許其具奏彼爲郡者何忍欺君罔民而憚于言也當是時四方水旱亦或有之而州縣無敢蔽欺荒政備舉斯民各家安集之賜嗚呼仁哉

賑江西水災　獎楊展留意職事

是月江西水災命賑之　葉衡乞落楊展統制權字　上曰展於職事之間留意可作職事脩舉特與陞差　秋七月巳巳臣僚言　祖宗馬政茶馬司並專用茶錦絹博易北漢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

參用茶馬舊法　抑滕瑞獻諛　罷廬州屯田

非立法之意況茶為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參舊法措置　庚寅知光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褾背投進　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是月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陣之兵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閱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縻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廬無一不具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兵並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

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　八月庚子新度支朱僭言經總制錢頃自諸州通判專一拘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通同掌而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曩者版曹奏陳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劄子乞委守臣於是有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爲守者侵取經制錢分隷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乞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既而户書楊倓言若令通判拘催切恐守臣不能協力乞照　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　辛巳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

平差以弊

之户產業微薄一為保正鮮不破家壞産昔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昔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就夫脚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賀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名在諸廳曰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雇而占破伏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不願親身袛應止許顧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

給度牒羅常平　詢常州水利　用人處以無心

類並行住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糴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牒給降　乙卯　上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見栖筠爲常州刺史適值洊飢浚渠廝江流境内遂豐稔不知江流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考求古迹以聞　癸亥兵部侍郎黄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　上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

臣留正等曰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夫欲取天下之善而先有以實其中則是非賢否何由見耶是故有鄙薄空言之心則知學守道者或難進矣有厭

平時奉天　欲蠲租賦　賑四川水

憚生事之心則憂世救時者或難用矣有嫉其好名之心則忠言沮矣有疑其合黨之心則善類危矣　壽皇以無心處之既言其明又言其不偏又言其無私非廓然大公者能之乎此知人之哲所以上齊堯舜也

甲子著作佐郎丁時發奏人君須平時奉天得天助然後可以立大事　上曰朕曉夕念此所謂止之禱久矣時發奏近來多竭民力以事不急　陛下當恤民以固本　上曰朕非特要建功業如漢文景蠲天下租賦事亦將次第施行　是月四川水災命賑之　九月庚午　上曰自秋以來多陰雨今已十日

祈晴獲應　戒民俗奢侈

晴矣正當收穫歲事可保朕蚤莫精心祈晴天意可見　壬申　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户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登趂此秋成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爲悠久之計將來宜降詔戒諭仍趂時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

臣留正等曰賈誼議漢世庶人墻屋被黼繡偏諸之服倡優僮隸爲繡衣絲履之飾以爲是驅民於飢寒而爲奸邪盜賊言至切也然是時漢興二十餘載海内晏然衣食既滋殖矣風俗華侈猶曰安佚之流使然也中興以來民庶而未富大室無累

定江西鐵錢額　虞允文宣撫四川

歲之儲貧民無朝夕之計而上下相習侈靡日益甚夫富猶不可侈也今貧而侈可不深慮乎　壽皇躬行節儉以風示天下深病民俗之奢困遠近豐登欲降詔戒諭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悠久之計仍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噫何其知民之悉憂民之至愛民之無窮也

是月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寧監興國軍富民監各一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命虞允文宣撫四川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降度牒三千道及銀會中半一百萬貫付本司　上用李綱故事御正衙親酌卮

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爲榮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　上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　上寢不樂明年　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其子不敢啓不知何言也　冬十一月丙寅朔　是月詔官田除兩淮京西路不行出賣應諸路没官田産屋宇并營田並措置出賣以戶部左曹郎官主之諸路委常平司其錢赴左藏南軍令置庫眼樁管　臣僚言在法光祿大夫節度使已上即合定謚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捍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

或未該定謚於是有特許賜謚指揮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謚之家卻有官品合該定謚並緣　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謚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也此則法令之相戾者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令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並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銜而賜謚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望令後定謚賜謚一

嚴定謚賜謚法

職田止理正色

莫濛使敵不屈

遵舊典至於誥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考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令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即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蘊德邱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即依　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　十有二月戊申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尚慮循習額外收斂自今止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違戾令提刑按劾從臣寮之請也　是冬莫濛充賀正使正月三日敵廷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　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

劉珙
奏過闕
事

樂爲辭爭辨久之伴使見潒堅執不回遂爲白敵主午後始從其請就館賜食　是歲劉珙免喪復除湖南過闕見　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　上加勞再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一